

六十年落花夢

喬家才

讀方鼎英「我在黃埔的經歷」有感

請方先生辨明是非

民國七十三年（一九八四年）六月十六日，為黃埔建校六十週年，六十年一花甲，是段很長的日子，中共進行統戰，成立了黃埔同學會，熱烈慶祝，並且刊印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」，意謂黃埔是國共合作的學校。這個刊物內，刊載了方鼎英先生所撰「我在黃埔的經歷」，讀後令人感慨萬千。

我於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考進黃埔入伍時，方鼎英先生是中將教育長兼入伍生部部长，至少比我大十歲，我已八十，方鼎英如果還活着，應該是九十出頭了。承蒙他老人家抬舉，在他寫的文章裏，把我和胡靖安、鄧文儀、陳超列為「倒方集團」。實則我當時不過是個上等兵入伍生，胡、鄧、陳等人都是校官階級，我那裏有資格參加他們的行列——「倒方集團」呢？

我的好友周谷先生住在美國馬里蘭州，是一位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常客。他很關心我，看過方鼎英的文章，見我榜上有名，摘印了五頁寄給我，我雖然未窺全貌，五頁

也彌足珍貴了。

六十年真如一場大夢，逝者已矣，何必饒舌？不過方教育長以九十高齡猶念念不忘，我這個八十歲的後生小子，豈敢默然？方教育長是位忠厚長者，很仁慈，清黨時放走黃埔的共產黨分子，共產黨應當給他立碑紀功。但是這篇文章是非顛倒，實在不能令人心服；謹將當年真實情況寫出，供中外人士參考。但願此文能夠到達方教育長眼前，讓他老人家仔細看看，仔細想想，究竟當年誰是誰非，也就死而無憾了。

倒方集團張冠李戴

方教育長說：「於是，胡（靖安）、鄧（文儀）、陳超、喬家才（『原註』山西人，軍校五期畢業生）等極端反共分子，遂竊取了清黨委員會的執行委員位置，肆無忌憚地組織倒方集團。」

清黨以前，我根本不認識胡靖安、鄧文儀和陳超。胡、鄧、陳有沒有組織倒方集團，我不知道。即使果有倒方集團組織，我一個第六期上等兵入伍生，不是軍校五期畢業生，沒有資格參加

這個集團，更沒有資格做清黨委員，大概方先生年歲太高，記憶衰退，有些七顛八倒吧？清黨以後，我曾聽說，在廣州的前幾期同學因為方教育長抵制清黨，放走共產黨分子，由鄧文儀領銜，向蔣中正校長告了他一狀。方先生所說的倒方集團，大概就是指此而言。告他是事實，倒他與否，則係另外一回事，不應混為一談。

清黨以前，校長知道黃埔的情況惡劣，共產黨非常猖獗，很不放心，秘密派第二期同學胡靖安和陳超回廣州聯絡同學，照顧同學。胡靖安回廣州以後，和周復、葉維、石仁成組織三民週刊社，出版「三民週刊」從事宣傳工作，以文會友，聯絡同學。三民週刊不怕威脅，不怕危險，在彌漫着共產黨氣氛的廣州，敢於向共產黨挑戰，難能可貴簡直是奇蹟，令人興奮。

陳超回廣州後，住在東山，開始聯絡同學，被共產黨知道了，怕孫文主義學會死灰復燃，產生抵抗共產黨的力量，非常惶恐。他們對於陳超的活動，非常注意，於是先發制人，創造了「東山會議派」，和「西山會議派」、「國家主義派」、「右派」、「新右派」列為五項反革命的帽子，大

專宣傳，阻嚇同學們和陳超接近。當年聽到「東山會議派」，人人聞風喪膽，誰不害怕？陳超被這一悶棍打得欲哭無淚，一籌莫展，活動困難。

鄧文儀係留俄學生，十六年初，第三國際選派四十名留俄學生返回中國，進行共產黨的大革命，鄧為其中之一。據鄧文儀自己說，四十人中共三十七人是共產黨，祇有他和溫忠、羅芳炯三人是國民黨。他們一月間，回到廣州，三十九人都去武漢，進行共產黨大革命，祇有他一個人留下來沒有走，因為他不了解大革命究竟搞甚麼。清黨後，他領銜告了方教育長一狀，成了倒方集團。

開牆之禍共黨猖獗

國父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，是為加強革命力量，早日完成國民革命。中共早年稱此為三大政策之一的「容共」，近年來不再叫容共，提升為「國共第一次合作」。李大劍在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曾代表共產黨提出聲明：「共產黨員之加入國民黨，乃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革命事業，絕非欲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，或藉國民黨名義作共產黨運動。」

以後的事實證明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情形，完全和李大劍的聲明相反，不時引起衝突。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不久，六月一日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孫科和黃季陸就因國共衝突，向中央提案，請制裁共產黨。

在黃埔軍校，共產黨想發展組織，吸收黨員，因李大劍有言在先，不敢這樣做，乃想出組織

外圍機構，以達擴展的目的，於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黃埔軍校組織「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」，大肆活動，作為吸收共產黨的階梯。國民黨為了對抗共產黨，也於四月二十四日成立「孫文主義學會」，已比共產黨落後了三個月。這兩個組織為了爭取同學，為了理論的辯論，舌劍唇槍，時起衝突，終於演成全武打，刺刀相對。蔣中正校長於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序第三期同學錄，即以「開牆之禍」四字為開頭。序言：「列強日伺吾側，軍閥圖襲我後。吾黨同志可不警惕戒懼，反省自悟？勿頸求歡，猶恐不足，奈之何反以分裂為能事，不使黨校及國家同歸於盡而不止？」他對國共同學之衝突打鬥，是非常痛心的，不得已，乃於十五年四月下令解散了這兩個組織。

我們在十五年八月入伍時，已無這兩個組織，但第四期孫文主義學會的同學會告訴我們詳細情形，要我們注意，不要上共產黨的當。共產黨有他們本身組織，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雖然解散，他們利用共產黨團作用，一切行動有計劃、有步驟、有力量。國民黨同志則因孫文主義學會解散，成了無組織的一盤散沙。國民黨的各級黨部都變成共產黨打擊國民黨的工具，曲解三民主義的場地。國民黨同志祇有挨打，無法對抗還擊，所以第六期的情況最為悲慘。

連黨部開會，必須跟着共產黨說話，「三民主義不徹底，比不上共產主義」，「國民革命祇是達到共產主義的橋樑」，「國民黨就像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，是過渡的」，「……」。

共產黨又拿上三大政策做護身符，三大政策

是國父定的，不跟着共產黨走，不跟着共產黨說話，就是反共，反共就是反三大政策，反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，就會給你戴上一頂西山會議派，或東山會議派的反革命帽子，不開除，也要開禁閉。有些同學們為了安全，祇有不開口，任由共產黨謾罵，曲解三民主義，儘量忍耐，才能免去災害。

容共清黨分共反共

中共痛恨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由京滬發動的清黨運動，從國民黨內把共產黨分子清除出去，他們叫做「四一二」。假使共產黨加入國民黨，依照李大劍的聲明，和國民黨精誠團結，致力於國民革命，不但不會發生清黨；中國的革命，早就成功，中國早就強盛，屹立於世界。無奈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進行分化、離間，要國民黨做他們的工具，實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。那種霸道、猖獗，對國民黨的壓迫，和大陸沉淪以後，反右、三反、五反、文化大革命，中共宣稱的十年浩劫，一模一樣，胡作胡為，令國民黨忍無可忍，才促成清黨。

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既和李大劍的聲明背道而馳，陰謀畢露，早已引起部分國民黨同志不滿。十四年十二月二日，林森、鄒魯、謝持、居正、張繼等在北京西山召開一屆四中全會第四次會議，決議開除譚平山、李大劍、林祖涵、毛澤東、張國燾等九個共產黨的國民黨籍，當時黃埔軍校的共產黨勢力十分強大。十二月十八日黃埔特別黨部通電反對西山會議，二十五日蔣校長發表

忠告海內外同志書，也反對西山會議。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完全由共產黨控制，譚平山並當選為主席團，所以大會又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案。

共產黨不但不知收斂，適可而止，反而變本加厲，積極進行篡奪。共產黨和俄顧問鮑羅廷、季山嘉等分析國民黨的人物，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最好利用；蔣校長意志堅定，是國民黨的中流砥柱，最不利於共產黨的篡奪計劃，於是決定擁汪倒蔣，打算把蔣校長送往莫斯科。十五年三月十八日，海軍局長李之龍矯令中山艦由廣州駛往黃埔，計劃挾持蔣校長。

蔣校長兼廣州衛戍司令，宣佈廣州戒嚴，迅速逮捕了李之龍和軍中黨代表（共產黨分子），監視俄顧問寓所，才消弭了這次反動陰謀。蔣校長在「蘇俄在中國」說：「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，我纔知道他們的計劃，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途中，強迫我離粵，直駛海參崴，送往俄國，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『無產階級專政』的唯一障礙。」

在此以前，季山嘉曾鼓動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叛變倒蔣而失敗。共產黨在黃埔，在軍中散布詆毀蔣校長的言論。黃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高語罕居然公開演講說：「我們團體裏有一個段祺瑞，要打倒北方段祺瑞，就要先打倒這裏的段祺瑞。」

蔣校長要完成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志，主張北伐，季山嘉、鮑羅廷和汪精衛都一再阻撓。等到北伐軍順利進展，光復武漢，國民政府和中央

黨部遷到武漢時，却被鮑羅廷和共產黨把持了，槍口對內，進行反對蔣校長，瓦解國民黨，才逼出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京滬清黨。

汪精衛到了武漢，成了共產黨的傀儡，寧漢分裂。照理講，他們就應合作下去。可是汪精衛也受不了共產黨的壓迫，他忍無可忍，終於十六年八月三日通電「分共」，分共不過是清黨的另外一種稱呼，汪精衛也不能不反共了。

黃埔清黨果有問題

十六年四月十四日，我因事請假，從深圳到廣州，去東山看何思源和董秀明，何思源先生看見我，很緊張，也很高興，他說：「現在清黨了，黃埔有問題，你趕緊看朱家驊先生。」他匆匆忙忙寫了一張名片，要我立刻就去。

朱家驊先生也住在東山，距離何思源先生的住處不遠，是座木造樓房，他住樓上。我上樓去揷電鈴，開門的不是別人，就是朱家驊先生自己，他好像比何思源先生還着急、緊張。他沒有讓我進屋，看過名片，立刻從衣袋掏出他自己的名片，寫了幾句話，要我立刻去見錢大鈞將軍。朱家驊先生對黃埔清黨，好像更為憂慮。

錢大鈞先生是第二十師師長，兼廣州警備司令，主持廣州清黨。我雖受過共產黨壓迫，但我要去清除共產黨同學，不感興趣，也不忍心為之，但不能不向朱先生表示，因為我和他晤面，是我去找他的，不是他找我去的。

當時我們十一連同學姜蓉初也在廣州，趕緊找他，一塊兒去見錢先生。到達他的公館，副官

讓我們進客廳，不到三分鐘，錢先生出來接見，和我們一一握手，他說：「剛接到方教育長的電話，黃埔清黨，由他負責，三天辦好；所以必須等他三天，後天晚上你們再來，必要時我可以派一個營協助你們。」黃埔清黨果然有問題。

現在看見方教育長的文章裡說：「錢大鈞與我曾爲了反對北洋軍閥，一起亡命日本，靠賣報紙過苦生活。今天他亦爲虎作倀，我真認錯人了。至於朱家驊乃黨棍之流，更不足道。我實不忍見此浩浩蕩蕩的北伐局面，竟敗於此輩革命投機分子手裏，我寧願將我滿腔熱血灑在黃埔島上，泄我與此輩不共戴天之恨。」

這是方教育長自己描寫他對清黨的態度，對主持清黨者的痛恨。我當時知道事態嚴重，從錢公館出來，我對姜蓉初同學說：「我明天必須回連，錢司令要我們後天去見他，千萬不要忘記，無論如何你要去一趟。」

十五日下午回到深圳，連上情形變了，同學們已自動起來清黨，另行組織起來，官長們不加干涉。第三營的各連都是如此，營長鄧子超第一期同學，係共產黨，已被同學們看管起來。平時受共產黨壓迫太大了，大家都在憤怒中，一旦爆發，就不可收拾。

實際上，方教育長反對清黨，不僅放了政治部主任熊雄，各連的共產黨同學得到消息都跑走了，各連清黨，清除的都是代罪的羔羊。平時好講話的同學，在連黨部會議時講了傾向共產黨論調的話，這時都被清除了。

團部在石龍，團長郭大榮在石龍集合駐石龍

的同學講話：「現在要清黨了，你們共產黨趕快走，不走就要捉人了。」團長敢於這樣宣佈，大概是根據方教育長的指示。方教育長說對共產黨「准假支薪、自由離校。」是和李濟商定的，李副校長已死，就是活着，也不會出面否認的。方教育長的態度如此，能怪鄧文儀領銜，和前幾期同學向校長告狀嗎？至於他說：「他們抓人，既不告知直屬團隊長，也不通過校本部，鬧得人惶惶。」實際是各連同學自動起來清黨，方教育長的說法，是違心之論。

一封公開信的震撼

方教育長爲什麼恨我，把我列入倒方集團？實導因於我給他寫了一封「給方教育長的公開信」，發表在入伍生隊政治部的「入伍生」週刊上。我爲什麼給他寫這封公開信呢？清黨以前，共產黨分子壓迫國民黨同學，開除、禁閉，方教育長不加干涉，任由他們去做。共產黨說第一團的石仁成是西山會議派、東山會議派，把他開除。謝靈石是國家主義派，被關入禁閉。連黨部開會，共產黨分子都會宣布這兩件事，加油添醋，把他們形容成極醜惡的反革命嘴臉，大事宣傳。後來賴景瑚先生告訴我，黃埔高教班的葉維也被共產黨迫害開除了，賴先生是高教班上校教官，葉維係第四期同學，孫文主義學會中堅分子，賴先生爲此很抱不平。清黨時方教育長却把共產黨分子統統放走，還送政治部主任熊雄三千元港紙。我氣不過寫公開信問他，身爲教育長，爲甚麼厚於共產黨而薄於國民黨？

這封公開信發表時，方教育長到了前方，不在黃埔。一天黃埔特別黨部籌備會在校本部開會，我會出席。一位上校長官看見我簽名，走過來坐在旁邊，好像發現了甚麼似的，很有興趣地對我說：「你給教育長的公開信好極了，你所說的，都是我們想說而不能說的，現在由你說了，好不痛快。」

這位長官原來是訓練部副主任陳禮文。黃埔校本部分四大部：教授部（主任類似大學的教務長）、訓練部（主任類似大學的訓導長）、政治部、經理部。陳禮文先生的地位相當重要；他這樣說，可見校本部好些人也不滿意方教育長偏袒共產黨分子的作風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方教育長回校，看見我給他的公開信，正說到癢處痛處，非常生氣；但不知喬家才爲何許人，以爲是一個軍官，於是向各單位展開調查。一天在三民週刊社裡我遇到教導隊大隊長第一期同學邢國福，他很驚恐地對我說：「你還不逃跑？方鼎英正在調查你，要捉拿你。」

是的，俗話說：「不怕官，祇怕管。」軍隊講階級，教育長係陸軍中將，我是個上等兵入伍生，階級不成比例。教育長要收拾我，像打一只蒼蠅，滅一只螞蟻那麼容易。他在黃埔日報上發表了一篇「答喬君的一封信」，可以看出他的憤怒。不過他的這封公開信，却把我捧成黃埔名人了，一下成了全校無人不知的人物。樹大招風，人怕出名，我真的害怕起來，非逃走不可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黃埔特別黨部召開代表大會，選舉執監委員，出席代表一百三十多人，我以九十

多票當選爲黃埔特別黨部執行委員，既已當選執行委員，不再怕方教育長黑辦，才留下來沒有逃走。

黃埔特別黨部第一次執監委員聯席會議，劉誠之、刁本卿和我三人又當選爲常務委員。方教育長說：「甚至在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改選後，舉行第一次會議時，公開宣布我破壞清黨的證據，要我報告清黨經過。」我仔細回憶，對方鼎英所說的話，毫無印象，前天在國民黨大會碰到劉誠之兄，和他談起，他也不記得有這回事。

憑良心講，黃埔清黨，我沒有檢舉過任何人，更沒有抓過人。我並不以捉起許多替共產黨代罪的同學爲然。然而當時同學們痛恨共產黨，情緒激奮，連連長、排長都不敢干涉。方教育長顛倒是非，說胡靖安輩違法亂紀，把學校弄的烏煙瘴氣，暗無天日，那是他放縱共產黨分子的結果，現在加罪於胡靖安輩，真是天理良心，罪過罪過。

禁閉室中三天兩夜

胡靖安和陳超是奉校長的命令，回廣州聯絡照顧同學的，因而引起共產黨分子不安，給陳超加上東山會議派的尊號，使他不能活動。胡靖安和被黃埔開除的葉維、石仁成創辦了三民週刊，專和共產黨作對、論戰，共產黨當然恨他們反對維護共產黨的方教育長，把他們視做眼中釘，加上「極端反共分子」的頭銜，當做敵人來看待。所以，清黨以後，校長派胡靖安做黃埔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，胡又以周復做秘書，葉維做宣傳科

中外雜誌

長，方教育長實不甘心，而又無可奈何。

入伍生隊政治部「入伍生」週刊刊登了我「給方教育長一封公開信」，正好做了方教育長排除胡靖安的藉口。他把上校主任胡靖安、少校科長葉維和上等兵入伍生喬家才三個人一狀告到總司令部，參謀總長李濟琛代折代行，告訴胡靖安和葉維，方鼎英已把他們告下，不好處理，要他們離開廣州，以曾濟寬為黃埔政治部主任，董秀明為秘書。

方文說：「對胡靖安的猖獗行為，宣布以紀律制裁，照章辦理，胡才斂跡潛逃。」這是自蓋，不確實的。

胡靖安離開黃埔後，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總長李濟琛兼副校長代校長對方教育長的報告，批示關喬家才兩週禁閉。我沒有見過方教育長的報

告和批示，是我們連長李崧來特別黨部告訴我的，他要我跟他回連，執行關禁閉，他好呈報銷案。

可見這個處份，已經由校本部一層一層下達到連部了。我沒有跟連長回去，一直到方教育長離開，都沒有執行，所以這個案子沒有銷掉。

繼任教育長為李揚敬，第六期入伍生已經分科升學，由上等兵而中士。李教育長到任，却來一次甄別試驗，淘汰一部分同學。第六期入伍生長達一年又兩個月，鞏固了北伐軍的大後方，好不容易升學，用甄別試驗手段，予以淘汰，於情於理，都說不過去，因而引起全體同學極大反感。經過一夜，全校貼滿反對李揚敬，打倒軍閥的標語和畫報，情況非常惡劣。李教育長感覺事態嚴重，想用殺雞儆猴的辦法，予以鎮壓，翻出舊案，把我騙到軍法處，送進禁閉室。他以為特別

黨部的常務委員都被關起來，就沒有人敢再反對他了，實則大錯特錯，毫無效果。

黃埔禁閉室，不知是甚麼人設計的，非常缺德。祇在牆頂開幾個小洞，僅能透透空氣，陽光射不進來，無異是閻黑牢，伸手不見五指。每天在牆腳灑一次臭藥水，氣味難聞。我被關了三天兩夜，藉口聽汪精衛演講，由劉誠之和謝靈石兩兄交涉，才放出來。第二天聽完演講，我逃離黃埔。不到一個星期，張（發奎）黃（琪翔）事變，攻佔黃埔，李揚敬被趕走，楊樹松做了教育長。第六期的共產黨分子，清黨時都逃到武漢，加入張發奎的部隊，他們全都跟張發奎回來了。假如我仍在禁閉室，在張黃事變，攻佔黃埔時，我會死在禁閉室，我離開黃埔，算是逃過一次劫難。

中外文庫 之四十七 為歷史作證

喬家才 著

定價臺幣貳佰元

本書為喬家才將軍繼海隅叢談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劫後隨筆、黃埔建校簡史補正、三民主義力行社傳真、軍統局的工作在山西、聲威與嚇阻、苗培成高風亮節、閻錫山的豪情、仰光敵後抗日戰、徐志道的生平、左曙萍的一生、武士敏將軍之死、宗榮祿上十字架、閻錫山與戴笠、詩人情報員異域蒙難、為歷史作證——戴笠未參加北伐東路軍、為戴笠辯誣、再為戴笠辯誣、力行社與國民黨、臺灣奇女子藍敏、土肥原的侵略魔掌、干國勳與力行社、憶廖耀湘將軍、王陵基與戴笠、如何對付日本篡改歷史、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沒、憶陳素農將軍、賴景瑚傳、也談梁漱溟、講一個故事紀念郭鏡秋、懷念蕭一山先生、「南京大屠殺」和「還俗記」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